

不灭的篝火



朝花从刊

木匠的靈魂



28
不灭的篝火

(朝霞丛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字数 205,000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485 定价: 0.63 元

目 录

· 小 说 ·

- 不灭的篝火 黄山茶林场《不灭的篝火》创作组 (1)
杨 代 藩 执 笔
- 雪原前哨 高 陈 (92)
- 金珠(长篇小说《金珠》选载) 叶 晞 (124)

· 电影文学剧本 ·

- 马背上的教师 袁和平 (190)

· 诗 ·

- 英雄赋 姜金城 朱金晨 (248)

· 独 幕 剧 ·

- 一封支持信 金线峰 (261)



不灭的篝火

黄山茶林场《不灭的篝火》创作组
杨代藩执笔

引 子

一九六八年，皖南山区。

夜空中，群星闪烁，衬托着巍巍的山影。

山腰里，红光照耀，燃烧着熊熊的篝火。

在一把火炬的指引下，一队人马，十几个人，由远而近，在山区公路上行进。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梁笑烽：剑眉下，眼睛里燃烧着热情的火焰；魁梧的身材，背着背包；一身洗成淡黄色的军装，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夜色中、火炬下，分外耀眼。突然，他目光一闪，惊喜地轻轻叫出了声：“篝火！”

在他身边，一个老人高擎着用松树明子点着的火炬。这老人呀，姓啥、叫啥，年轻的一辈谁也讲不出，只因为他在林场的紫竹林一带护林，大伙儿都喊他紫竹爷爷。紫竹爷爷红光满面，抖

· 1 ·

动着花白的山羊胡须，朝篝火亮处一抬下巴，说：“那，就是将军岭。先遣队等你们去，望穿眼啦！”

梁笑烽心切地问：“还有多少路？”

紫竹爷爷应道：“这里叫岭脚村，公路到头了。前面，爬陡坡，半夜到。”

公路——陡坡？喜欢深思的梁笑烽听紫竹爷爷这么一说，不由得又一次掂量起脚下前前后后的道路来：

看身后：一条宽广的公路联结着红莲山林场第一分场场部，联结着总场场部，联结着山外，啊，一直联结着我们党的诞生地——上海，联结着那曾经席卷过一月革命风暴的人民大道——今天清晨，梁笑烽和上千名战友，正是集结在那儿上汽车，奔赴这条伸向山里的公路的。一路上，车轮滚滚，梁笑烽的思路也在飞转：这漫长而宽广的路，是由前人劈开多少险峰峻岭才开拓出来的呢？你看，我们年青的一代，纵然是要走上这条前人开创的道路，也经历了顽强的斗争啊！梁笑烽记得，当他还戴着红领巾，听讲新四军在皖南的革命斗争故事时，他就向往着有一天，能亲自走一走这条道路；当他和红卫兵战友在校门口贴出第一张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时，他就在砸碎着束缚他奔上这条道路的锁链；当他步行串联到达天安门广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时，他就在磨炼今后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的意志……今天，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终于把他引到这条路上来啦！

望前方，峰峦重叠，巨石嶙峋，阻挡着通向岭脚村的公路，好象在挑战：青年人，前面等着你们去开的路更艰难、更漫长啊，怎么样，敢不敢闯？

敢！怎么不敢？就是为了这，咱才来的！

梁笑烽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回头放声呼唤：“哎——，爬山

罗！”

“爬——山——罗！”

青年们欢腾起来：

余虹一甩小辫，瞪大了机灵的眼睛；

颜菊芳一擦汗水，涨红了圆脸；

李云福一捋头顶，咧开嘴笑；

.....

来了这群青年人，历尽人间沧桑的苍山峻岭，也年轻了！

将军岭先遣队的队长庄海山领着一批老队员迎下山来。他三十来岁，粗腰阔背，浓眉虎眼，手操一根宽扁担，大声大气地向梁笑烽他们打招呼，抢着替小青年挑背包。一时间，山沟沟里闹腾得更热乎啦！

正当群山和大伙儿一起欢笑的时刻，“嘀嘀”一声喇叭响，两道刺眼的灯光追过来，一辆卡车停在青年们背后。车上走下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这人名叫向飞，是分场基建科的工作人员。他走到青年们跟前，笑着问：“谁是领队？”

梁笑烽回答：“我。”

向飞说：“请大家上车。”

“上哪？”

“回分场场部，重新分配连队。”

大伙儿吃惊地问：“为啥？”

庄海山朝向飞一瞪虎眼：“老向，来了新兵，你怎么不往岭上送，反倒朝山下拉？”

向飞张了张嘴，好象很为难似的，回头朝卡车的驾驶室瞥了一眼，故意不做声。

驾驶员身边，坐着第一分场的革委会主任何志成，四十来岁，多皱纹的黑脸庞上，还依稀留着长期在山沟沟里生活的烙

印；只是那微胖的身体，已经显得动作迟钝了。他打开车门，慢慢走下来，双手背在身后，说：“同志们，情况是这样的：新队员分配小组事先没和我通气，就同意你们上将军岭了，这是错误的！”

梁笑烽问：“为啥不让上将军岭？”

何志成说：“你们刚来，情况不了解。上将军岭，羊肠小道，爬三个钟头也到不了。米、面、油、盐、酱、醋都得靠自己背上去。上面的荒山野岭，根本不是我们场的发展方向。从整体安排考虑，已经上去的，说不定还要撤下来哩！”

庄海山按捺不住了，亮开嗓门说：“老何，你别忘了，这将军岭先遣队是批判了修正主义办场路线以后才开上去的！”

向飞忙笑着打圆场：“好啦，快上车吧！到场部再商量嘛，现成的热饭、热菜在等着你们哪！”

低头看山脚，场部大楼的日光灯，白晃晃，眨着眼；

仰首望山腰，将军岭上的篝火堆，红闪闪，招着手。

梁笑烽的视线，从山脚扫向山腰。他对着何志成和向飞倔强地说：“不，我们还是上山！”

颜菊芳那文静的脸激动得涨红了，说：“我们要是想吃现成饭，就不来将军岭了！”

余虹一挽衣袖，指着何志成，干脆脆地说：“别理他！我们上我们的！”

李云福向梁笑烽投去询问的一瞥。

庄海山已经把几个小青年的背包挂上了扁担，挑上了肩。

紫竹爷爷眯缝起双眼盯着梁笑烽，这位贫农出身的老职工，目光里充满了期望：小伙子啊，回答吧，用你的行动，勇敢地回答吧！

梁笑烽不由得心潮翻滚。眼前这场争执，使他更看到将军岭上斗争的尖锐、激烈，使他更坚定了和战友们上将军岭的决

心。面对着革命老职工的热情期待，面对到林场所遇到的第一场斗争考验，他拿定了主意，两眼直瞪着前方，整了整背包，双手举到胸前，紧紧攥住背包的两根带子，毅然决然地一挥拳头：“迎着篝火，上！”

他猛然转向燃烧着熊熊篝火的高峰，向前方羊肠小道的岩石上跨出了第一步……

快，攀登，攀登，沿着曲折又坎坷的羊肠小道，梁笑烽和战友们在挺进……

啊，篝火，篝火，就象山峰挥舞着一簇鲜红的彩绸，在把接班人欢迎……

—

六年过去了。

梁笑烽和战友们用自己的双手，给将军岭的草房，接上了亮晶晶的电灯；

梁笑烽和战友们用自己的汗水，把将军岭的树苗，浇灌成绿油油的幼林；

梁笑烽和战友们用自己的双脚，在将军岭的小路上，烙下了一串串的足迹；

梁笑烽和战友们自己的“翅膀”也在长硬。半年前，梁笑烽到市里一所大学举办的马列理论短训班学习，今天，他回来了。

一九七四年深秋的将军岭多美啊！墨绿色的“大海洋”中，布满了星星点点黄色、白色的野菊花。

梁笑烽奔到一个山岭下，手指紧紧抠进石缝，再伸一只手扳住头顶上的青松，用力拉，跨一步，好，上去了！在高高的岭顶站起来了！蓝天，白云，映衬着他魁梧的身材；剑眉下闪着热情的眼睛；打着补丁的淡黄色旧军装，拎在手里搭在肩上，被风吹得



乱舞。这一切，都和六年前相似。不同的是：他穿着一双已经洗旧的山袜，象解放军的绑腿似的，紧紧裹着“山里人”特有的粗壮有力的小腿；他换上了一副“铁”肩，比六年前更宽、更厚，仿佛是千斤重担压铸成型；他那双闪光的眼睛，更增添了干练、老成。他已经挑起了将军岭五·七突击连党支部书记的重任。

突然，他目光一闪，双手做成喇叭形状放到嘴上，拖长音调呼喊：“呜嗬——”

瞬间，“嗬——”，“嗬——”……回声，回声，犹如高山在召唤！

山崖后，活蹦乱跳的野鹿群侧耳细听。

小路上，肩扛米袋的青年们回头探寻。

余虹的反应，还是那么机灵。她听出了那熟悉的声音，是梁笑烽！自他去学习以后，余虹作为连长，在家里把工作顶了下来。她的小辫已经剪成了短发，在耳边随风飞舞。她撂下米袋，三下五下爬上一棵大树，了望了一下，挥着手，指挥大伙儿齐声叫喊：“梁——笑——烽！”

霎时，“烽——”，“烽——”……回声，回声，多象群峰在响应！

梁笑烽把军装举过头顶，猛力挥舞几圈，奔到自己的战友们中间。

呵，半年不见，格外亲热！一见面，大伙儿把米袋暂时卸下肩，围坐在一株火红的大枫树底下，嘻嘻哈哈谈论开了。梁笑烽从全国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讲到市郊国营农场的崭新气象；从总场、分场的近况，一直询问到连队里每一个老战友、新队员。

梁笑烽讲得眉飞色舞：“这半年，我们搞社会调查，跑了不少工厂、农场、公社。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到处都在订十年建设规划，迎接新的跃进高潮！”

余虹见梁笑烽满头大汗，忙把围在自己脖子上的毛巾抽下来，在清澈的泉水里绞了一把递给他，说：“听说，下个月，总场也要开规划会议？”

副连长李云福赶紧追问：“哎，笑烽，你刮到啥风没有？”

梁笑烽哈哈一笑：“风？东风压倒西风啊！怎么样，六年来，咱们对将军岭上头大片山区发展的那许许多多设想，这次，该一锅子端出来了吧？”

余虹说：“我根据大家的建议，整理了一份开发山区的规划设想，交给老何已经两个星期了。”

梁笑烽关心地紧问：“有啥回音？”全国大好形势使他的心头感到炽热，他渴望着大刀阔斧地去实现酝酿已久的规划设想。

余虹一嘟嘴：“昨天，我又去追问啦！老何在抽屉里翻了一阵，才找出我们那份设想，回答我说：关于规划，场部基建组已经另有打算！”

梁笑烽“哦”了一声，深思起来。

余虹呱呱地接着说：“刚才，送米到岭脚村来的卡车司机，带来个信，说今天下午在分场场部开党支部书记会议，就为了规划的事。”

梁笑烽望了望已经到正午的太阳：“好家伙，我正赶上了！”

李云福关心地说：“你刚回来，不歇歇？”

梁笑烽一摆手：“大事情，歇不得呀！我这就去！”

余虹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馒头：“喂，接牢！”喊声刚落，就一个接一个扔到梁笑烽怀里。梁笑烽也真有本事，动作利索地把它们一一接住了……

梁笑烽一口气赶到分场会议室，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在最后一排空板凳上悄悄坐了下来。

何志成正站在一幅一分场地图面前发言：“……现在，不是

有些小青年，人在山沟沟，心向大上海吗？我看，这叫做胸无大志！大家看看我们场的远景吧，这个规划一经实现，在青山绿水之中，建设起我们自己的‘小上海’，到那时候，哈哈，恐怕用棍子撵他们，也撵不走啊！”

已经当上基建组组长的向飞，用铅笔敲着桌面，补充说：“所以，这样一个规划，对于稳定骨干，对于招收应届毕业生，都有强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具有深远的意义！”

会场上骚动起来。

一个宏亮的嗓门响了起来：“真要那样干，你不用棍子撵，我也要走了！开轿车接，我也不来！”说话的就是庄海山，他不久前从连队里提拔上来，担任了分场党委副书记。

何志成对庄海山的这种顶撞，十分反感，心想：都什么时候了，还这样冲冲撞撞的！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慢条斯理地说：“老庄，有意见，可以好好提嘛，唉？”

庄海山一瞪虎眼：“上次开党委会，我就提过了：基建组搞的这规划，跟我们林业工人想的不是一路！”

“我同意老庄的意见！”梁笑烽“啪”的一下从最后一排座位上站起来。

大伙儿回过头去：

“小梁！”

“你回来啦？”

“嗨，正赶在火候上！”

.....

一时间，称赞、惊奇、责备，各种不同的目光射向一点，交集在梁笑烽勇敢而坚定的眼神上。

梁笑烽激动地用双手卷动着一本工作手册，站在本来的位

置上说：“我们不要啥‘小上海’；要的是大世界！”

“‘大世界’？”向飞连连点头，“对，对，规划里应该有游乐场所。”

梁笑烽淡然一笑：“这个大世界，只怕你那套规划里搁不下。”

“有多大？”

“说近景——高山地区，山林十万亩，天地广阔；说远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支援世界革命！”梁笑烽举起工作手册，朝窗外一指，只见那丛山峻岭，层层叠叠，直连天边……

何志成听到这里，想起余虹交给他的那份规划设想，心里明白了几分。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说：“你的意思是，要开发高山地区？”

梁笑烽自豪地回答：“是的。具体措施，我们连队也反复商量过，为了今后大规模的发展，先要开一条高山公路，通上山！”

何志成“嗯”了一声，说：“五·七突击连多年来从岭脚村背着米、面、油、盐、酱、醋爬高山，迫切要求解决交通运输问题，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要从全局来考虑，仅仅为了一个连队的需要，投下一大批人力、物力去开公路，有没有这个必要，应该慎重研究。”

梁笑烽被激怒了：“你以为，我们是怕背东西、怕爬山？不！只要党需要，我们愿意挑一辈子重担，爬一辈子高山！开公路，开发高山地区，比起现在背着东西爬将军岭来，不晓得要艰苦多少！我们提出开公路，恰恰是为了全局，为了整体，为了红莲山的发展，也为了更好地锻炼我们大批革命知识青年。”

梁笑烽大步跨到地图跟前，指点着说：“看，从岭脚村，绕过屏风崖、黑土峰、灵芝坞、茅草坪，就可以穿过一分场整个高山地区的脊梁骨，到达将军岭。在平均高度八百米以上的山上，开一

条五十多里长的公路，贯穿十万亩山林，沿途可以设立二十几个新连队，迎接大批知识青年到山区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公路两旁待开发出来的大片山地上，开设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课堂，开辟向深山进军的大战场！”

梁笑烽宣传着他和战友们朝思暮想的规划，描述着他和战友们梦寐以求的蓝图。六年了，六年的积累，六年的心血，六年的磨炼，六年的步伐，归结到一句话——要继续开创新路，要到更高的山峰上去点亮新的篝火！

这个大胆的设想，立即把在场的大多数同志吸引住了。庄海山站起来，大拳一挥：“嗨，这才叫雄心壮志！没说的！”

“我们连队也提过这个建议，现在，该干啦！”

“我们连队全力支持！”

.....

何志成担忧地问：“这样一条路，得开多久？”

有人附和着说：“是呀！满山悬崖峭壁，那些陡坡，连野猪、斑狗都不走。开出这条路？恐怕要等到梁笑烽这一辈抱孙子喽！”

向飞指指地图：“特别是岭脚村往上，第一个关口——屏风崖，每年山洪从崖上缺口冲下来，根本没办法施工；就算筑了公路，也要冲毁！”

梁笑烽尖锐地反问向飞：“你倒说说，党交给我们国营农场、林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政治任务，要不要完成？红莲山大多数荒着的高山，还要不要继续开发？你别兜圈子，直截了当说：要，还是不要？”

向飞楞了一下，支吾着说：“没说过不要。”

梁笑烽伸直食指，举起手臂，果断地朝窗外一指：“那，就得下决心，拚到‘白头翁’，誓叫公路通！”

梁笑烽的脾气，就是这样，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他刚一回场，第一次开会，就把这一连串“子弹”毫不留情地发射出去，使何志成感到一阵窘迫。会场上，几十双眼睛随着梁笑烽的发言，一起盯着何志成，看他的反应。

有人推门进来，喊：“老何，总场老赵来电话！”

向飞趁机给何志成解围：“时间不早了。老何，我看大家先回去，再酝酿酝酿吧。”

“也好。”何志成宣布休会了。

会议，暂停了；可是，梁笑烽在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上放的这把火，却烧到会议室外面去啦……

二

这把火呀，燃烧在将军岭五·七突击连一个个战士的心头。

晚上，根据支部书记联席会精神，进一步酝酿开发山区规划设想的全连大会还没开始，在一间间草房里，大伙儿就闹腾开了。

这边屋里，一群七二、七三届的“小鬼”，缠着余虹，要她讲抡锤打炮眼的窍门。梁笑烽推门进来，余虹嚷道：“来来来，梁笑烽，你来讲，免得我‘班门弄斧’！”一个身体棒棒的小伙子一个劲追问梁笑烽：“你看，我挥大榔头怎么样，象个‘山里人’吧？”梁笑烽一插小伙子的肩膀：“行！决心大，准能炼成个真正的‘山里人’！”……

那边房内，一个七三届的姑娘在对颜菊芳说：“阿芳，我们文艺小分队有个打算！”颜菊芳搁下手上的针线活儿，郑重地抬起头：“哦，啥打算？”那姑娘天真地眨眨大眼睛：“把公路开上山，到红莲山最高峰上去演出！”说着，她哼起歌，踮起脚，在草房里、泥地上，跳起一段《白毛女》里的喜儿独舞来。恰巧，梁笑烽从隔壁屋里过来，一推门，那姑娘羞得一蒙脸。颜菊芳“咯咯咯咯”笑得

直不起腰。梁笑烽却一本正经地说：“好嘛，工地上，文艺小分队要发挥战斗作用！”

梁笑烽一间间宿舍串着门儿，走到哪，哪儿乐；走到哪，哪儿热。

只有李云福，一声不吭，独自走出草房。细心的梁笑烽，看见了，想到了，马上跟了出来。

梁笑烽轻轻问：“云福，想啥？”

李云福一回头，想了会儿，问：“笑烽，真要开公路？”

梁笑烽说：“还要靠我们力争。”

“要开多少年哪？”

“怎么？”

“我们已经来红莲山六年啦！”

“六年了，比刚来那一阵，思想上、体力上、技术上经受的锻炼更多。拚这场硬仗，就更有条件了！”

李云福笑笑，说：“你看我这胡茬！都快三十岁的人啦！”

梁笑烽用力弯了弯两只胳膊，好象有使不完的劲：“不过才二十六、七岁，年轻力壮，正是为党拚命干的好时候嘛！”他的神色严肃起来，“年龄的增长，是免不了的；革命的斗志，不管今后我们到了啥年龄，都应该越来越旺盛。云福，你记得六年前，我们刚上将军岭那天，紫竹爷爷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吗？你记得，我们听了以后，是怎么宣誓的吗？”

六年前，紫竹爷爷把梁笑烽他们引上了山。一想到何志成派车来要把青年们接回分场场部，他就一肚子火。当他招呼青年们围坐在篝火边喝水、休息的时候，触景生情，更是心潮起伏，忍不住从腰带里拔出一根紫竹做的烟竿，打开了话匣子，向青年们讲起篝火的故事来。

这故事，刻进了梁笑烽的心头，永远也忘不了啊……